

歸震川曰語

使莫為在物一曲夫胡為於大方使一隅言而足則終日言而盡道之長則足言而不足則終日言而盡物不能忘言而道物之極言默不足以載夫道物之極常莫為而非言非默議其有極性于自爾非性于自爾非

曾商豐曰此篇精到之語却與內篇無異

陸儼山曰人當求道不可以名利役役大道

混然不必求起止不必言有無

歸震川曰一言至德感人二叙道本統同三

南華真經評註

卷八 則陽

三

指見道息爭四指得道避世五言學
深造六言化先正已七言道本無分
別八論靈公未陳至言

南華真經評註卷之八

南華真經評註

南華真經評註卷之九

三

晉 郭 象子玄 輯註

明 歸有光 熙甫 批閱
文震孟 文起 訂正

莊子外篇

外物第二十六

外物不可必故龍逢誅比干戮箕子狂惡來死桀紂亡善惡之所致人上莫不欲其臣之忠而忠未必信故伍員流於江長弘死於蜀藏其血

南華真經評註

卷九 外物

一

三年而化為碧人親莫不欲其子之孝而孝未必愛故孝已憂而曾參悲是以至人無心
木與木相摩則然金與火相守則流陰陽錯行則天地大絃於堯乎有雷有霆木中有火乃焚大槐所謂有甚憂而陷而無所逃形則不能忘
所造而陷于憂蟻蟬不得成皆之愈也則所成樂也而無憂也
不得心若縣於天地之間而所成者則成也
作清夫利害相摩生火甚多故也
而運則其和焚也月固不勝火

知於是乎有債然而道盡

知於是乎有債然而道盡

周家資故往貸粟於監河侯監河侯曰諾我將

得邑金將貸予三百金可乎莊周忿然作色曰

周昨來有中道而呼者周顧視車轍中有鮒魚

焉周問之曰鮒魚來子何爲者邪對曰我東海

之波臣也君豈有升斗之水而活我哉周曰諾

我且南遊吳越之王激西江之水而迎子可乎

鮒魚忿然作色曰吾失我常與我無所處吾得

升斗之水然活耳君乃言此曾不如早索我於

南華真經評註卷九外物

三

估魚之肆其不常理無小荷任公子爲大鉤巨

網五十犂以爲餌蹲乎會稽投竿東海旦而

釣期年不得魚已而大魚食之牽巨鉤鎬沒而

下驚揚而奮鬐白波若山海水震蕩聲作鬼神

懼赫千里任公子得若魚離而腊之自制河以

東蒼梧以北莫不厭若魚者已而後世怪才諷

說之徒皆驚而相告也夫揭竿累趣灌漑守鯢

鮪其於得大魚難矣飾小說以干縣令其於大

達亦遠矣是以未嘗聞任民之風俗其不可與

經於世亦遠矣

經於世亦遠矣

禮發冢大儒臆傳曰東方有什矣事之何若小儒

曰未解裙襦口中有珠詩固有之曰青青之麥

生於陵陂生不布施死何含珠爲接其聲壓其

顯儒以金椎控其顙徐別其頰無傷口中珠

有先王之陳迹也

子之弟子出薪遇仲尼及以告曰有人於彼脩

上而趨下

魯四海

南華真經評註卷九外物

三

曰是丘也召而來仲尼至曰丘去汝躬矜與汝

容知斯爲君子矣

退言其

之患

及邪

身之醜

進焉耳

也與

開及無非傷也動無非邪也類之則今聖人踏
踏以興事以每成功不遠千里奈何哉其戒
焉終於終於通而終於宋元君夜半而夢人被

葵闕阿門日子自宰路之淵子爲清江使河伯

之所漁者余且得予元君覺使人占之曰此神

龜也。君曰：「漁者有餘乎？」左右曰：「有。」君曰：「令余

日會朝。明日。條且朝。君曰。漁何得許。曰。且之網。

得白龜焉其圓五尺君曰獻若之龜龜至君得

欲殺之再欲活之心疑卜之曰殺龜以上吉乃

第一冊

貧無七十二鑽而無遺藥作石曰神無說居憂

於元君而不敢避祭且之繼夫祭且一錄而

無遺策不能違羣衆之患於是具矢才勇固而

有所不及也。暴其所能而不營于外者，爲全。

雖有至如拒人謀之而所索謀魚不歸者自是

魚生小大百步大馬人知世物功義

而自善矣。其則善者不矯而自善也。變見外也。

石師而能立其言者幾也

更子諱鼎子曰子言無用裴子曰無用而女

南華真經評注

道教學術資訊網站

兩學直隸評註 卷六 外傳

五、

可與言用矣。地非不廣且大也。人之所用容

兄耳然則厠足而墊之敗黃泉人苟有用乎惠

子曰無用莊子曰然則無用之爲用也亦明矣

即曰其內當事和發而已其外則務事持節子
修然則事適外何則也其自強之志然也

曰人有能遊且不得遊乎人而不能遊且得遊

乎聖人之能事而不為且以爲不肖強爲之
故聖人唯與之知則焉皆得而不和爾故

夫流通之志。決絕之有。噫。其非至知厚德之

任與非卒則其能也獲墜而不反火地而

不顧人之所好惡雖相與爲君臣時也易世

卷六 外物

前無以相賤人貴同故曰至人不留行思列而

大寧古山早今學士之淵也

以抑章氏之流觀今之世

表動能不泯。其心昭雪。人力有遺。於世豈

不但所和馬主聽人而不失已智也

不學我而學也。不愈不綴。之則。天長。打冬。至。其。

日儼然明耳能聽鼻能辨顏下得爲甘心

徹爲知徹爲德凡道不欲堅則嚙嚙而不

止則足不立而陷於險也。跖則衆害生也。

蘇頌曰此言
之為用

南華真經評註

卷九外物

六 莊子藏書

劉瓛曰此言
其合歸不遠天
各有深意

之有知者侍息凡養生者無知其不殷非天之
罪殷當也夫息不由知而然後失當失當而
得後不通故知侍息息不恃知也然知之用
則得也之由人非天之穿之日夜無降常運有人
則遊也遊不室無空虛則婦姑勃谿也心無天遊
則則六鑿相攘大林丘山之善於人也亦神者
不勝自然之理有德溢乎名修德者則利深故
名名溢乎暴夫禁暴則謀稽乎諛諛者其謀也急而
出出平爭無用知則柴生乎守也柴者官事果乎衆宜
一東之所宜者不春雨日時草木怒生銚鏹於是
乎始脩夫事物之草木之到植者過半而不知
其然夫事由理靜然可以補病非也皆城可以
休老也非不寧可以止遠也非不雖然若是勞者之
務也非佚者之所未嘗過而問焉若是有勞
不聖人之所以賦天下神人未嘗過而問焉
問聖人也聖人所以賦世聖人未嘗過而
所以焉君子所以賦國賢人未嘗過而問焉小人
所以合時君子未嘗過而問焉高下各有分演

南華真經評註

卷九外物

七 莊子藏書

門有親死者以善毀爵為官師其黨人毀而死
者半暴貴而孝去與遠竟與許由天下許由逃
之湯與務光務光怒之紀他聞之師弟子而踐
於於水諸侯爭之三年申徒狄因以踏河其
在在龜得免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
吾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與之言哉至于無所
蘇頌演曰外物不可必人多自苦此皆俗見
不知大道
歸震川曰狗外則伐生損道則有釣利者有
盜儒者去矜泯智無為高行貴在得
意忘言也

寓言第二十七

寓言十九 省之他人則六重言十七 世之所重

七見 厄言日出和以天倪 夫天地萬物之理

因物隨形 虛實之理 故曰日出而日明 日入而

晦 言十九 藉外論之 言出於口 而後入於心

親父不為其子親 親父舉之不若非其父者

也 父之罪也 子之罪也 然則非吾罪也 人

之罪也 與人言信之入之也 有信也 與已

同則底不與已同則反 非也 同於已為是之異

於已為非之 三其同也 而二其異也 其所

如例 重言十七 所以已言也 是為者文 者

不備其重之理 七年先矣 而無經緯 本未以

期年者 是非先也 以在人而無人道是之

人而無以先人 無人道也 人而無人道是之

謂陳人 直是陳久之人 耳而無其信 厄言日

出和以天倪 因以曼衍 所以窮年 而莫知其

無上則受術矣 雖定之 故曰 不言則齊

齊與言不齊 言與齊不齊也 其言則此是也

南華真經評註

以不同形相親 雖其氣同 始卒若環 於今

非已獲其得其倫 故莫得是謂天均 天均者天

倪也 夫均者 莊子謂惠子曰 孔子行年

六十而六十化 始時所是 卒而非之 則

九非也 是者不可得 惠子曰 孔子勤志服知也

子謝之矣 而其未之嘗言 故之所謂 莊子曰 孔

子謝之矣 而其未之嘗言 故之所謂 莊子曰 孔

子謝之矣 而其未之嘗言 故之所謂 莊子曰 孔

子謝之矣 而其未之嘗言 故之所謂 莊子曰 孔

子謝之矣 而其未之嘗言 故之所謂 莊子曰 孔

子謝之矣 而其未之嘗言 故之所謂 莊子曰 孔

子謝之矣 而其未之嘗言 故之所謂 莊子曰 孔

子謝之矣 而其未之嘗言 故之所謂 莊子曰 孔

子謝之矣 而其未之嘗言 故之所謂 莊子曰 孔

子謝之矣 而其未之嘗言 故之所謂 莊子曰 孔

子謝之矣 而其未之嘗言 故之所謂 莊子曰 孔

子謝之矣 而其未之嘗言 故之所謂 莊子曰 孔

而已若使人心
服不遠以定天
愛則生亡矣
鳴而當律言而當法
所生言者
法之所出而法律者衆之所爲聖人就用
利義
之耳故無不當而卡之當資本之當焉也
陳乎前而好惡是非直服人之口而已矣
無言也我之所言直用人之口耳好使人乃以
惡是非利義之陳未始出吾口也
心服而不敢離立定天下之定用衆人之口則
衆人之心用矣我順衆心則衆心信矣誰敢
違立哉吾因天下之自定而定之又何爲乎已
乎已乎吾且不得及彼乎故無不及曾子再仕
而心再化曰吾及親仕三釜而心樂後仕三千
鍾不洎吾心悲洎及弟子問於仲尼曰若參者

可謂無所縣其罪乎
縣係也謂參仕以爲
日既
已縣矣以養也夫無所縣者可以有哀乎
大養
適不問其具若無條則不以責賤彼視三釜
三千鍾如觀雀蚊蚋相過乎前也
彼視三釜
三千鍾如觀雀蚊蚋相過乎前也
榮祿若蚊蚋鳥雀之在前而顏成子游謂東郭
子恭曰自吾聞子之言一年而野外推三年而
從不自三年而通
我通也四年而物同也五年而
來自得六年而鬼入
外形也七年而天成
復爲八
年而不知死不知生
通而安九年而大妙
妙善
也言

南華真經評註
卷九 齊俗
十 三 楊藏書

惡何故無往而不害此言久聞道每天劫之生
自然者急然自忘則就累日去以至十劫而生
有爲死也則生而有爲勸公以其死也有自也
也山有鳥獸死而私其生故有爲而生陽也無
今所以勸公者以其死之由私耳而無陽也無
自也夫生之陽遂以具前進無而果然乎惡乎
其所適惡乎其所不適然而果然無適無不
也天有歷數地有人據吾惡乎求之自是莫知
其所終若之何其無命也于知非命如何莫知
其所始若之何其有命也于不知其所以然而然
自勝而後命理全也
有以相應也若之何其

無鬼邪
理必有應若有無以相應也若之何其
有鬼邪
理自相應應而不由于故衆問兩問於
景曰若向也俯而今也仰向也括而今也被髮
向也坐而今也起向也行而今也止何也景曰
叟也奚稍問也
無所問問子有而不知其所
以知所以不子蛄甲也蛇蛻也似之而非也
形而火與日吾屯也陰與夜吾代也彼吾所以
有待邪而況乎以有待者乎
指而輕之則今之
化之理彰矣彼來則我與之來彼往則我與之

南華真經評註
卷九 齊俗
十 三 楊藏書

歸震川曰：陽明

南華真經評註 卷九 齊俗

十三 莊子集注

歸震川曰：陽明

往彼強陽則我與之強陽強陽者又何以有問
乎直自強陽運動相隨往來耳無竟不可問也陽子居南之沛老聃
西遊於秦邀於郊至於梁而遇老子老子中道
仰天而歎曰始以汝為可教今不可也陽子居
不答至舍進盥漱巾櫛脫履戶外膝行而前曰
向者弟子欲請夫子夫子行不問是以不敢今
聞矣請問其故老子曰而雖雖肝肝而誰與居
人將與而誰適大白若辱盛德若不足陽子居蹙然變容曰敬聞命矣其往也舍者迎將

其家公執席妻執巾櫛舍者避席陽者避竈形自見其極其反也舍者與之爭席矣去其旁而居之也
蘇東坡曰此莊子自叙其作書之旨末以老
子為宗略取楊朱

歸震川曰首敘言有三項次二段言拘係者
皆無取又論功有驟進莫執生死有
無之迹末貴韜斂

歸震川曰：陽明

南華真經評註 卷九 齊俗

十三 莊子集注

讓王第二十八 式子七。六。二。
堯以天下讓許由許由不受又讓於子州支父
子州支父曰以我為天子猶之可也雖然我適
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夫天下
至重也而不以害其生又況他物乎唯無以天
下為貴可以託天下也舜讓天下於子州支伯
子州支伯曰子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
治天下也故天下大器也而不以易生此有道
者之所以異乎俗者也舜以天下讓善卷善卷
曰子立於宇宙之中冬日衣皮毛夏日衣葛絺
春耕種形足以勞動秋收斂身足以休食日出
而作日入而息逍遙於天地之間而心意自得
吾何以天下為哉悲夫子之不知予也遂不受
於是去而入深山莫知其處舜以天下讓其友
石戶之農石戶之農曰捲捲乎后之為人葆力
之士也以舜之德為未至也於是夫負妻戴攜
子以入於海終身不反也大王賈父居郊狄人
攻之事之以皮帛而不受事之以犬馬石戶不受

不以身外之物
而爭天下之利
之端其始也

南華真經評註
卷九 讓王
十四 楚威王書

可以托天下

五德山此段文
字錯亂無序
詳於前卷

事之以珠玉而不受。狄人之所求者土地也。大王
王賈父曰。與人之兄居而殺其弟。與人之父居
而殺其子。吾不忍也。子皆勉居矣。爲吾臣。與爲
狄人臣。奚以異。且吾聞之。不以所用養害所養。
囚杖策而去之。民相連而從之。遂成國於岐山
之下。夫大王賈父。可謂能尊生矣。能尊生者。雖
貴富不以養傷身。雖貧賤不以利累形。今世之
人居高官尊爵者。皆重失之。見利輕亡其身。豈
不惑哉。越人三世弑其君。王子搜患之。逃乎丹
穴。而越國無君。求王子搜不得。從之丹穴。王子
搜不肯出。越人薰之以艾。乘以王與。王子搜援
綏登車。仰天而呼曰。君乎。君乎。獨不可以舍我
乎。王子搜非惡爲君也。惡爲君之患也。若王子
搜者。可謂不以國傷生矣。此固越人之所欲得
爲君也。韓魏相與爭侵地。子華子見昭僖侯。昭
僖侯有憂色。子華子曰。今使天下書銘於君之
前。書之言曰。左手攫之。則右手廢。右手攫之。則
左手廢。然而攫之者。必有天下。君能攫之乎。昭

鴻臚卿曰。此段
文字錯亂無序
詳於前卷

南華真經評註
卷九 讓王
十五 楚威王書

五德山此段文
字錯亂無序
詳於前卷

僖侯曰。寡人不攫也。子華子曰。甚善。自是觀之。
兩臂重於天下也。身亦重於兩臂。韓之輕於天
下亦遠矣。今之所爭者。其輕於韓又遠。君固愁
身傷生。以憂戚不得也。僖侯曰。善哉。教寡人者
衆矣。未嘗得聞此言也。子華子可謂知輕重矣。
魯君聞顏闔得道之人也。使人以幣先焉。顏闔
守陋閭。苴布之衣。而自飯牛。魯君之使者至。顏
闔自對之。使者曰。此顏闔之家與。顏闔對曰。此
闔之家也。使者致幣。顏闔對曰。恐聽者謬。而道
使者罪。不若審之。使者還反審之。復來求之。則
不得已。故若顏闔者。真惡富貴也。故曰道之真
以治身。其緒餘以爲國家。其土苴以治天下。出
此觀之。帝王之功。聖人之餘事也。非所以完身
養生也。今世俗之君子。多危身棄生。以殉物。豈
不悲哉。凡聖人之動作也。必察其所以之。與其
所以爲。今且有人於此。以隋侯之珠。彈千仞之
雀。世必笑之。是何也。則其所用者重。而所要者
輕也。夫生者。豈特隋侯之重哉。子列子窮容貌。

韓非子卷之四
有飢色者有言之於鄭子陽者曰列御寇蓋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國而窮若無乃為不好士乎

鄭子陽即令官遺之粟子列子見使者再拜而辭使者去子列子入其妻望之而惜心曰妾聞為有道者之妻子皆得佚樂今有飢色君過而遺先生食先生不受豈不命邪子列子笑謂之曰君非自知我也以人之言而遺我粟至其罪我也又且以人之言此吾所以不受也其卒民果作難而殺子陽楚昭王失國屠羊說走而從

南華真經評註 卷九 譚王 十六 三陽藏書

屠羊山曰屠羊說而後屠羊說屠羊之爵祿已復矣又何賞之有王曰強之屠羊說曰大王失國非臣之罪故不敢伏其誅大王反國非臣之功故不敢當其賞王曰見之屠羊說曰楚國之法必有重賞大功而後得見今臣之知不足以存國而勇不足以死寇吳軍入郢越畏難而避寇非故隨大王也今大王欲廢法毀約而見說此非臣之所以聞天下也王謂司

於昭王昭王反國將賞從者及屠羊說屠羊說曰大王失國說失屠羊大王反國說亦反屠羊臣之爵祿已復矣又何賞之有王曰強之屠羊說曰大王失國非臣之罪故不敢伏其誅大王反國非臣之功故不敢當其賞王曰見之屠羊說曰楚國之法必有重賞大功而後得見今臣之知不足以存國而勇不足以死寇吳軍入郢越畏難而避寇非故隨大王也今大王欲廢法毀約而見說此非臣之所以聞天下也王謂司

南華真經評註 卷九 譚王 十七 三陽藏書

馬子綦曰屠羊說居處卑賤而陳義甚高子綦為我延之以三旌之位屠羊說曰夫三旌之位吾知其貴於屠羊之肆也萬鍾之祿吾知其富於屠羊之利也然豈可以貪爵祿而使吾君有妄施之名乎說不敢當願復反吾屠羊之肆遂不受也原憲居魯環堵之室茨以生草蓬戶不完桑以為牖而甕牖二室褐以為塞上漏下濕匡坐而弦子貢乘大馬中紺而表素軒車不容巷往見原憲原憲華冠緹履杖藜而應門子貢

曰噫先生何病原憲應之曰憲聞之無財謂之貧學而不能行謂之病今憲貧也非病也子貢遠逡而有愧色原憲笑曰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友學以為人教以為己仁義之隱與馬之飾憲不忍為也曾子居衛緼袍無表顏色腫喻手足胼胝三日不舉火十年不製衣正冠而纓絕提衿而肘見納屨而踵決曳綆而歌商頌聲滿天地若出金石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故養志者忘形養形者忘利致道者忘心矣孔子謂顏

回曰。回來。家貧居卑。胡不仕乎。顏回對曰。不願仕。回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給飢渴。郭內之田十畝。足以爲絲麻。鼓琴足以自娛。所學夫子之道者。足以自樂也。回不願仕。孔子愀然變容曰。善哉。回之意。丘聞之。知足者不以利自累也。審自得者。失之而不懼。行脩於內者。無位而不作。丘誦之久矣。今於回而後見之。是丘之得也。中山公子牟謂臧子。曰。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闕之下。奈何。臧子曰。重生。重生則利輕。中山

南華真經評註

卷九 讓王

十八

莊子

公子牟曰。雖知之。未能勝也。臧子曰。不能自勝。則從神。無惡乎。不能自勝而強不從者。此之謂重傷。重傷之人。無壽類矣。魏牟萬乘之公子也。其隱巖穴也。難爲於布衣之士。雖未至乎道。可謂有其意矣。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藜羹不糝。顏色甚憊。而弦歌於室。顏回擇菜。子路子貢相與言曰。夫子再逐於魯。削迹於衛。伐樹於宋。窮於商周。圍於陳蔡。殺夫子者無罪。藉夫子者無禁。弦歌鼓琴。未嘗絕音。君子之無恥

南華真經評註

卷九 讓王

十九

莊子

也。若此乎。顏回無以應。大告孔子。孔子推琴喟然而歎曰。由與賜細人也。召而來。吾語之。子路于貢入。子路曰。如此者。可謂窮矣。孔子曰。是何言也。君子通於道之謂通。窮於道之謂窮。今丘抱仁義之道。以遭亂世之患。其何窮之爲。故內雀而不窮於道。臨難而不失其德。天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栢之茂也。陳蔡之隘。於丘其幸乎。孔子削然反琴而弦歌。子路挖然執干而舞。子貢曰。吾不知天之高也。地之下也。古之

得道者。窮亦樂。通亦樂。所樂非窮通也。道德於此。則窮通爲寒暑風雨之序矣。故許由娛於潁陽。而共伯得乎丘首。舜以天下讓其友。北人無擇。北人無擇曰。異哉。后之爲人也。居於畎畝之中。而遊堯之門。不若是而已。又欲以其辱行漫我。吾羞見之。因自投清冷之淵。孔子曰。士志于仁。無求生以害仁。夫志尚清遠。而風波湯將與之。夫貪利沒命者。豈有天地之降也。湯將伐桀。因下隨而謀。下隨曰。非吾事也。湯曰。就可。曰。吾不知也。湯又因瞽光而謀。瞽光曰。非吾事

也湯曰孰可曰吾不知也湯曰伊尹何如曰強
力忍垢吾不知其他也湯遂與伊尹謀伐桀
之以讓卞隨卞隨辭曰后之伐桀也謀乎我必
以我爲賊也勝桀而讓我也必以我爲貪也吾生
乎亂世而無道之人再來漫我以其辱行吾不
忍數聞也乃自投桐水而死湯又讓咎光曰知
者謀之武者遂之仁者居之古之道也吾子胡
不立乎咎光辭曰廢上非義也殺民非仁也人
犯其難我享其利非廉也吾聞之曰非其義者
不受其祿無道之世不踐其土况尊我乎吾不
忍久見也乃負石而自沈於廬水舊說曰如卞隨咎光天下無道不得自死也故無所不爲則無死
夫輕天下者六合之外故當付之竟歸湯武耳
湯武之爲哉若二子者可以爲殉昔周之興有士各慕高矣未可謂天下也
二人處於孤竹曰伯夷叔齊二人相謂曰吾聞
西方有人似有道者試往觀焉至於岐陽武王
聞之使叔旦往見之與之盟曰加富二等就官
一列血牲而埋之二人相視而笑曰嘻異哉此

南華真經評註 卷九 讓王 二十 楚陽書

南華真經評註

非吾所謂道也昔者神農之有天下也時祀盡
敬而不祈喜其於人也忠信盡治而無求焉樂
與政爲政樂與治爲治不以人之壞自成也不
以人之平自高也不以遭時自利也今周見殷
之亂而遽爲政上謀而下行貨阻兵而保威割
牲而盟以爲信揚行以說衆殺伐以要利是推
亂以易暴也吾聞古之士遭治世不避其任遇
亂世不爲苟存今天下闇周德衰其效乎周以
塗吾身也不如避之以潔吾行二子北至於首
陽之山遂餓而死焉若伯夷叔齊者其於富貴
也可可得已則必不賴高節疾行獨樂其志不
事於世此二士之節也論語曰伯夷叔齊
而此云死焉亦敬明其守節以終其志也
此意大意以起高潔遠避之風故其後有
食其人之事天簡人業而時世然中路而
死其凡乎故夷齊之節足以當後世對伊呂矣
夫居山谷而弘天下者雖不與焉聖德不窮而
于家埃塵者乎其事雖難爲然其少弊亦可
遺也曰夷齊之弊安在曰詩由之弊使人節讓
以非進遂至乎之喻也伯夷之風使虛暴之君
待賜其毒而莫之敢施也伊呂之弊使天下貪
冒之禍故行其惡逆唯聖人無遠哉無弊也若以
伊呂爲聖人之迹則伯夷叔齊亦聖人之迹也
若以伯夷叔齊爲聖人之迹則伊呂之事亦

南華真經評註 卷九 讓王 二十一 楚陽書

二丁六四七

非聖矣夫聖人因物之自行。故無迹。然則所謂聖者。我本無迹。故物得其迹。迹得而後名。聖則迹之名也。

蘇東坡曰。讓王以下四篇。非莊子所作。蓋其

枝葉太盛。恐爲人所竄易。

歸震川曰。此篇歷引。薄富貴而重生。安貧賤

而樂志者。

南華真經評註

卷九 讓王

二十三

三陽藏書

盜跖第二十九 今本無二字

孔子與柳下季爲友。柳下季之弟。名曰盜跖。盜

跖從卒九千人。橫行天下。侵暴諸侯。穴室。掘戶。

驅人牛馬。取人婦女。貪得忘親。不顧父母兄弟。

不祭先祖。所過之邑。大國守城。小國入保。萬民

苦之。孔子謂柳下季曰。夫爲人父者。必能詔其

子。爲人兄者。必能教其弟。若父不能詔其子。兄

不能教其弟。則無貴父子兄弟之親矣。今先生

世之才士也。弟爲盜跖。爲天下害。而弗能教也。

南華真經評註

卷九 盜跖

二十三

三陽藏書

此篇之序。不似

前篇。蓋此篇

自與山曰。形

情狀。皆與天

聖言。而經

序者

丘請爲先生羞之。丘請爲先生往說之。柳下季曰。先生言爲人父者。必能詔其子。爲人兄者。必能教其弟。若子不聽父之詔。弟不受兄之教。雖今先生之辯。將奈之何哉。且跖之爲人也。心如涌泉。意如飄風。強足以拒敵。辯足以飾非。順其心則喜。逆其心則怒。易辱人以言。先生必無往。孔子不聽。顏回爲駁。子貢爲右。往見盜跖。盜跖乃方休卒。徒大山之陽。膾人肝而餽之。孔子下車而前。見謁者曰。魯人孔丘。聞將軍高義。故特

拜謁者，謁者入通，盜跖聞之，大怒，斥如明星，翼上指冠曰：「此夫魯國之巧僞人孔丘，非邪？爲我告之。」兩作言造語，妄稱文武冠枝木之冠，帶死牛之脅，多難終說不耕而食，不織而衣，搖唇鼓舌，擅生是非，以迷天下之主，使天下學士不反其本，妄作孝弟而微倖於封侯富貴者也。子之罪大極重，疾走，蹟不然，我將以子肝益畫圖之膳。孔子復通曰：「丘得幸於季，願望履幕下，謁者復通，盜跖曰：『使來前。』孔子趨而進，避席而走，再拜謁者。」

南華真經評註 卷九 盜跖

五十五 盜跖

南華真經評註

北使齊魯，東使宋衛，西使晉楚，使爲將軍，造大城數百里，立數十萬戶之邑，尊將軍爲諸侯，與天下更始，罷兵休卒，拔義昆弟，共祭先祖，此聖人才士之行，而天下之願也。盜跖大怒曰：「丘來前，人可規以利，而可諫以言者，皆愚惑恆民之謂耳。今長大美好，人見而說之者，此吾父母之遺德也。丘雖不言，舉吾獨不自知邪？且吾聞之，好面譽人者，亦好背而毀之。今丘告我以大義，衆民是欲規我以利而恆民害我也，安可長久也？城之大者，莫大乎天下矣，堯舜有天下，子孫無置錫之地，湯武立爲天子，而後聖絕滅，非以其利大故邪？且吾聞之，古者禽獸多而人民少，於是民皆巢居以避之，土拾橡栗，暮棲木上，故命之曰有巢氏之民。古者民不知衣服，夏多積薪，冬則煬之，故命之曰知生之民。神農之世，臥則居居，起則于于，民知其母，不知其父，與麋鹿共處，耕而食，織而衣，無有相害之心，此至德之隆也。然而黃帝不能致德，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使天下之民，靡不肝腦塗地，此天下之至不義也。今丘以天下之衆，而欲誅天下之不義，此天下之至不仁也。且丘之所誅，天下之所誅也，天下之所誅，而欲誅之，此天下之至不義也。且丘之所誅，天下之所誅也，天下之所誅，而欲誅之，此天下之至不義也。」

南華真經評註 卷九 盜跖

五十六 盜跖

二一六四九

南華真經評註

卷九 盜跖

二十六

三陽藏書

野流血百里，堯舜作立，羣臣湯放其主，武王殺紂，自是之後，以強陵弱，以衆暴寡，湯武以來，皆亂人之徒也。今子脩文武之道，掌天下之辯，以教後世，捷衣淺帶，矯言偽行，以迷惑天下之生，而欲求富貴焉，盜莫大於子。天下何故不謂子爲盜丘，而乃謂我爲盜跖？子以甘辭說子路，而使從之，使子路去其危冠，解其長劍，而受教於子。天下皆曰：孔丘能止暴禁非，其卒之也，子路欲殺衛君而事不成，身殖於衛東門之上，是子教之不至也。子自謂才士聖人邪？則再逐於魯，削跡於衛，窮於齊，圍於陳，蔡不容身於天下，子教子路，道此患，上無以爲身，下無以爲人，子之道豈足貴邪？世之所高莫若黃帝，黃帝尚不能全德而戰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堯不慈，舜不孝，禹偏枯，湯放其主，武王伐紂，文王拘羑里，此六子者，世之所高也，孰論之皆以利惑其真而強反其情性，其行乃甚可羞也。世之所謂賢士，伯夷叔齊，辭孤竹之君，而餓死於首陽之山，骨肉

南華真經評註

卷九 盜跖

二十七

三陽藏書

不葬，鮑焦飾行非世，抱木而死，申徒狄諫而不聽，負石自投於河，爲魚鼈所食，介子推至忠也，自剖其股以食文公，文公後背之，子推怒而去，抱木而燔死，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此四者無異於磔人流豕，操瓢而乞者，皆離名輕死，不念本養壽命者也。世之所謂忠臣者，莫若王子比干、伍子胥，子胥沈江，比干剖心，此二子者，世謂忠臣也，然卒爲天下笑，自上觀之，至于子胥比干，皆不足貴也。丘之所以說我者，若告我以鬼事，則我不能知也；若告我以人事者，不過此矣，皆吾所聞知也。今吾告子以人之情，日欲視色，耳欲聽聲，口欲察味，志氣欲盈，人上壽百歲，中壽八十，下壽六十，除病瘦死喪憂患，其中開口而笑者，一月之中，不過四五日而已矣。天與地無窮，人死者有時，操有時之具，而託於無窮之間，忽然無異騁驥之馳過隙也，不能說其志意，養其壽命者，皆非通道者也。丘之所言，皆吾之所棄也，巫去

附錄公曰卷三
句結事文亦重

南華真經評註 卷九 盜跖

二十八 三篇藏書

走歸無復言之子之道狂狂汲汲詐巧虛僞事也非可以全真也奚足論哉孔子再拜趨走出門上車執轡三失日茫然無見色若死灰據軾低頭不能出氣歸到魯東門外適遇柳下季柳下季曰今者闕然數日不見車馬有行色得微往見跖邪孔子仰天而歎曰然柳下季曰跖得無逆汝意若前乎孔子曰然丘所謂無病而自灸也疾走料虎頭編虎須幾不免虎口哉此言因衆之所激士而士之歸王制可去也子張問不田衆而獨用已雖盜跖不可向也子張問於滿苟得曰盍不爲行無行則不信不信則不任不任則不利故觀之名計之利而義真是也若棄名利反之於心則夫士之爲行不可一日不爲乎滿苟得曰無恥者富多信者顯夫名利之大者幾在無恥而信故觀之名利之利而信真是也若棄名利反之於心則夫士之爲行抱其天乎子張曰昔者桀紂貴爲天子富有天下今謂滅聚曰汝行如桀紂則有作色有不服之心者小人所賤也仲尼墨翟窮爲匹夫今爲宰

南華真經評註

道教學術網

南華真經評註 卷九 盜跖

二十九 三篇藏書

相日子行如仲尼墨翟則變容易色稱不足者士誠貴也故勢爲天子未必貴也窮爲匹夫未必賤也貴賤之分在行之美惡滿苟得曰小盜者拘大盜者爲諸侯諸侯之門義士存焉昔者桓公小白殺兄入嫂而管仲爲臣田成子常殺君竊國而孔子受幣論則賤之行則下之則是言行之情悖戰於胸中也不亦拂乎故書曰孰惡孰美成者爲首不成者爲尾子張曰子不爲行既將疏戚無倫貴賤無義長幼無序五紀六位將何以爲別乎滿苟得曰堯殺長子舜流母弟疏戚有倫乎湯放桀武王殺紂貴賤有義乎王季爲適周公殺兄長幼有序乎儒者僞黷墨者兼愛五紀六位將有別乎且子正爲名我正爲利名利之實不順於理不順於道吾日與子訟於無約曰小人殉財君子殉名其所以變其情易其性則異矣乃至於棄其所爲而殉其所不爲則一也故曰無爲小人及殉而天無爲君子從天之理若枉若正相而天極而觀四方與

二一六五一

時消息若是若非執而圓機獨成而意與道徘徊無轉而行無成而義將失而所為無赴而富無殉而成將棄而天比于剖心子胥扶眼忠之禍也直躬證父尾生溺死信之患也鮑子立乾勝子不自理廉之害也孔子不見母匡子不見父義之失也此上世之所傳下世之所語以為士者正其言必其行故服其殃離其患也此章有則行矯實士則士偶故義行賤無足問於知士以全其內然後行高而上貴月無足問於知和曰人卒未有不與名就利者彼富則人歸之

南華真經評註

卷九 盜跖

三十一

三十一

歸則下之下則貴之夫見下貴者所以長生安體樂意之道也今子獨無意焉知不足邪意知而力不能行邪故推正不忘邪知和曰今夫此人以為與已同時而生同鄉而處者以為大禍俗過世之士焉是專無主正所以覽古今之時是非之分也與俗化世去至重棄至尊以為其所為也此其所以論長生安體樂意之道不亦遠乎慘怛之疾恬愉之安不監於體怵惕之恐欣懼之喜不監於心知為為而不知所以為是

以貴為天子富有天下而不免於患也無足曰夫富之於人無所不利窮美究執至人之所不得逮聖人之所不能及使人之勇力而以威強乘人之知謀以為明察因人之德以為賢良非享國而嚴若君父且夫聲色滋味權勢之於人心不待學而樂之體不待象而安之夫欲惡避就固不待師此人之性也天下雖非我孰能離之知和曰知者之為故動以百姓不違其度是以足而不爭無以為故不求不足故求之爭

南華真經評註

卷九 盜跖

三十一

三十一

四處而不自以為貪有餘故辭之棄天下而不自以為廉廉貪之實非以迫外也反監之度勢為天子而不以貴驕人富有天下而不以財戲人計其患慮其反以為害於性故辭而不受也非以要名譽也堯舜為帝而雍非仁天下也不以美害生也善卷許由得帝而不受非虛辭讓也不以事害已此皆就其利辭其害而天下稱賢焉則可以有之彼非以與名譽也無足曰必持其名苦體絕其約養以持生則亦久病長厄

而不可死者也。知和曰：平爲禍有餘，爲害者物莫不然，而財其甚者也。今富人耳營鐘鼓筦簫之聲，口嗽於芻豢醪醴之味，以惑其意，遺忘其業，可謂亂矣。孩溺於馮，氣若負重行而上也，可謂苦矣。貪財而取，慰資權而取竭，靜居則溺，體澤則馮，可謂疾矣。爲欲富就利，故滿若堵耳，而不知避，且馮而不舍，可謂辱矣。財積而無用，服膺而不舍，滿心戚醺，求益而不止，可謂憂矣。內則疑劫，諸之賊外，則畏寇盜之害，內周樓疏，外不	南華真經評註 卷九 盜跖 三十三 世三場藏書
--	-------------------------------

韓文公曰：譏侮列聖，戲劇夫子，蓋效鞞莊老而失之者。 王荊公曰：語鋒略與史記日者傳相似，其文肆而逸。	南華真經評註 卷九 盜跖 三十三 世三場藏書 陸秀夫曰：此章雄氣逸如洪源，疾注不可壅遏。 歸震川曰：此篇凡三段，皆言不矯行傷生，以求聲名富貴，真有激之談也。
---	---